

雪劍冰心

陈青二著



中

雪 剑 冰 心

(中 册)

陈 青 云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0. 2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章	闪电杀手	1
第 二 章	通天怪物	25
第 三 章	古月世家	50
第 四 章	群魔乱舞	73
第 五 章	玉狮难分	97
第 六 章	雷毒阴床	121
第 七 章	四绝血	144
第 八 章	内死非死	168
第 九 章	暗潮涌动	192
第 十 章	生死对决	217

中 册

第十一章	玉狮风波	238
第十二章	赌命博毒	264

第十三章	义重同仇	288
第十四章	翠园疑云	312
第十五章	神秘失踪	337
第十六章	恶毒阴谋	361
第十七章	人心难测	385
第十八章	疑云密布	409
第十九章	诡谋败露	432
第二十章	狐狼交绥	457

下 册

第二十一章	魔争鬼斗	472
第二十二章	挖根掘底	510
第二十三章	魑魅现形	529
第二十四章	猛捣虎穴	553
第二十五章	无剑公子	580
第二十六章	诛鬼伏魔	599
第二十七章	枭雄末路	625
第二十八章	两败俱亡	657
第二十九章	缘证比目	676

第十一章 玉狮风波

坟前。

一个红衣女子面对一个村姑。

村姑正是既土又丑的纪大姐。

原先在场准备挖坟的四名汉子这时已没了影子。

司徒明月来到坟后树丛中隐住身形。

“你是谁？”红衣女子开口问。

“我姓纪，名大姐，附近村子里的人。”

“哦！不是吧？”

“信不信在你，你又是谁？”

“这你就不必管了！”

“那好，咱们谁也别管谁。”

“可是我非得管你不可。”红衣女子挑了挑眉，“这地方不许任何人涉足，你公然敢胡闹，一定有什么不良的居心，你现在非把来路交代清楚不可。”

“如果我不说呢？”

“就要你好看！”

“哈！你是哪来的野女人少臭美，我纪大姐土生土长，玩泥巴打架可是内行，你要是不信我就叫你吃土。”

“你真有这本事？”

“不信你就试试看？”纪大姐开始挽袖管，做出要打架的样子，其势汹汹完全是一付乡下野姑娘的姿态。

红衣女子是奉命探索对方路数的，当然无所犹豫，上步，伸手便抓，这一抓之势，迅捷玄厉皆臻极致，而且含有莫测的变化，令人无从闪避招架。

纪大姐一扭身轻轻避过，这一扭令人叫绝，完全是不可能的角度，仿佛人不是个整体而是分段各行其道。

暗中的司徒明月并不惊奇，因为他领略过她的身手。

红衣女子却大大地震惊了，她自己身为四大怪之中“霹雳夫人”的弟子，出手落空还是极少有的事，而对手只是个既土又丑的村姑，事实已经很明显，这村姑绝不是寻常人物，女人通常心胸狭窄而好胜，双掌一错又出手，这一招可不比刚才的一抓凌厉诡辣得令人咋舌。

纪大姐只一亮右拳，象个不经心的手势。

“波！”地一声，红衣女子连退三步，粉腮大变。

“我不想伤你，自量些吧！”纪大姐淡然地说。

“你……到底是什么来路？”红衣女子寒声问。

“你想我会告诉你么？”纪大姐笑笑，“从你的衣着，我知道你是‘霹雳夫人’的高足，两个不离轿的贴身弟子之一，你是大红，另一个叫小红对不对？”

红衣女子惊愕地望着纪大姐，她默认了。

司徒明月现在算知道了两名随轿红衣女子的名字，大红小红这可是简单顺口，胡莺莺也是“霹雳夫人”的弟子应该排第三，怪不得她也是一身红，连坐骑都是红的。

“你说你不想伤我?”

“对!”

“为什么?”

“你不必知道。”

“如果我想伤你呢?”大红上步到原来位置。

“你真的想吃土?”纪大姐偏起头。

大红立起双掌，掌心相对，双掌齐腕以下迅快地透出红色，红色加深，变成了一双刺目又恐怖的血掌。

这是什么功力?

无疑地她准备施展杀手。

这杀手能抗拒得了纪大姐的阴功么?

“你这是独门绝学‘霹雳掌’对不对?”

“不错!”大红牙已咬紧。

“我看省了吧!”纪大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有多大能耐敢大言不惭?”

“伤不了我就是的!”

“好!·你就试试……”看字还含在口里，血红的双掌已经劈出，“轰隆!”竟然挟雷鸣之声，女人而练这种阳刚的掌功，江湖上还真罕见。

纪大姐依然只是一亮单掌。

挟雷霆之威的掌势竟然消失于无形，没有下文，不止如此，大红还踉跄退了两个大步，粉腮一阵煞白。

司徒明月真正地震惊了，他不知道“霹雳掌”的威力究竟有多大，但纪大姐的阴功比他想象中还可怕。

大红深深吸一口气，右手并指如戟。

潜意识中涌起的念头，不能让两个女子拼到有一方受伤，目前最主要的是弄明真相，司徒明月意念这么一动，立即现身出去。

“司徒……”只吐出了两个字，纪大姐两眼瞪大。

司徒明月步到坟前，隔三步与纪大姐相对。

纪大姐眼里泛出一种异样的光芒，直照在司徒明月身上，由于加上金老四探听到的消息指出了纪大姐的情意，司徒明月的内心也起了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是下意识的，是男女之间所必然发生的微妙心理作用。

“司徒大侠，想不到……你也在此地。”

“我在等你！”

“等我？你……知道我会来？”

“你一定会来！”

“为什么？”

司徒明月的目光变得更为森寒，就像“雪剑”所发的冷光，逼注在纪大姐脸上，用最冷最低的声音——

“因为你跟收尸树墓立碑的‘飘萍过客’是同路人，有人看到他出现在你家里，所以你一定会来。”

“哦！”纪大姐并无特别反应。

“如果我没猜错，他就是你舅舅。”

“你猜对了，不错，他是我舅舅，我曾经放过你的手在金老四，是他告诉你的对不对？只是我不明白，金老四怎么知道我舅舅是‘飘萍过客’？”

“金老四并不知道，提供消息的另有其人。”

“谁提供的消息？”

“我不会告诉你。”

“那就算了!”纪大姐苦苦一笑。

“现在我问你，你舅舅收尸的目的何在?”

“做好事!”

“做得很好，谁是杀人凶手?”

“我怎么知道?”

司徒明月眼中的冷芒变成了两根银线。

“江湖上从没听说过‘飘萍过客’这一号人物，他到底是谁?”

“是我舅舅!”纪大姐回答得很妙。

“哼!”司徒明月冰凉地哼了一声，“依你的身手看来，他绝对不是寻常人物，你不说也无所谓，我会直接找他，现在你自己说，你为什么会来，目的何在?”

“情不自禁!”又是一句妙答。

“纪姑娘，我希望你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一个字也不假!”

“我的耐性有限!”

“动武?可是我说过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敌人。”

司徒明月已经按捺不住，照“霹雳夫人”的判断，如果掘墓开棺，凶手很可能现身阻止，想不到现身的竟是诡秘的村姑，而收埋柳漱玉母女的又正巧是她的舅舅。照金老四的说话，她还有个母亲，身手更加惊人，凶手是她们一窝子么?

是否要动武?

司徒明月必须立作抉择，如果凭嘴说，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要动武就得以非常的手法不给对方施展阴功的机会。

就在心意将决未决之际，四大汉抬着红色轿子突临现场，轿子放落，四大汉退开，司徒明月和纪大姐不期然地齐齐侧身面对轿门，大红立即移身到轿子侧后。

“你叫纪大姐？”炸雷之声响自轿中。

“不错！”

“报上来路？”

“无可奉告！”纪大姐相当沉稳，似乎对这令人闻名丧胆的女怪人并不怎么在意，人不起眼但有其特殊格度。

“你丫头的功力还真不赖！”

“夫人谬奖！”

“我老婆子要量量你丫头的尺寸。”

“以夫人的名头地位，这样做不嫌过份？”

这句话相当够份量，纪大姐身手虽然奇诡，但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后辈，以“霹雳夫人”的身份地位而言，摆明着就是她以大欺小，而且首座弟子大红已经吃了亏，未能从武功路数中判出纪大姐的门户也算是栽了筋斗。

“我老婆子不讲究这些臭规矩。”怪人怪语。

“夫人意思是……”

“徒弟吃了亏做师父的得替她找场。”

“如果晚辈认输引退呢？”

“不行，我老婆子非伸量你不可。”

“夫人的意思是打了小的老的便会出面？”

“是有这意思。”

“另外的目的是要从晚辈的功夫中探来路？”

“你丫头很聪明！”

“要是晚辈不还手呢？”
“那是你丫头自己找死，我老婆子不管这些，你现在准备着，我老婆子要出手了，警告你，你必须用全力。”

司徒明月这才体会到怪物之所以被称为怪物，什么武林道路江湖规矩完全视同无物，不怕风评流言，好歹我自为之。

纪大姐的神情黯了下来。

空气在刹那间骤呈紧张，江湖四大怪之首，将以什么手段对付一个少女。

司徒明月冷僵得像尊石像，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哈哈哈哈哈……”长笑声中，一个衣着光鲜的中年人步入现场，细皮白肉，像个殷实的生意人。

“舅舅！”纪大姐唤了一声等于点出了来人的身份，司徒明月心中一动，“飘萍过客”终于现身了。
“飘萍过客”深深望了司徒明月一眼，然后转向纪大姐。

“大姐，你怎么到处惹事？”

“舅舅，我没惹事，是人家找我的茬。”

“嗨！真是的，你站到一边去。”

纪大姐很听话，立刻退开。

司徒明月从刚刚“飘萍过客”望他的一眼中感觉到此人透着邪意，而且相当油滑，极象生意人，当然对方不是生意人，只是形似而已。

“飘萍过客”面对轿子。

“你就是‘飘萍过客’？”震耳的声音响起。

“区区正是！”说着抱了抱拳。

“来路？”

“无名小卒，夫人就不要问了罢！”

“人是你埋的！”

“是！是！收尸埋骨是积阴功，既然碰上了，就不能睁着眼不管，何况死者是江湖一枝花，谁见了都会生出恻隐之心。”

“人是怎么死的？”

“这就知道了！”

“土里真埋得有人？”

“夫人这话问得希奇，难道埋的是空棺材？”

“这可难说。”

“夫人的意思是……”

“我老婆子要挖开来看看，要是真埋得有人，就要从死因找出凶手。”

“夫人！翻尸动骨乃人情法理之大忌，区区以为不可。”说着，转注司徒明月道，“以区区所知，死者是少侠你的红颜知己，你赞成这么做？”

司徒明月此刻心理上已有了很大的转变，纪大姐甥舅先后现身，这情况显得突兀，可想而知绝不是巧合，而从外表观察，“飘萍过客”不像是正道人物，也许“霹雳夫人”的作法是对的，说不定由此而查出杀人凶手，更说不定这坟墓根本就是假的，如果柳漱玉真的没死，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心念之中，冷冷地道，“可以一试！”

“飘萍过客”摇摇头，又面向轿子。

“夫人真的要这样做么？”

“我老婆子还能说着玩?”

“那好，区区做好事的心意不能白搭，有条件。”

“你居然也有条件，说，什么条件?”

“飘萍过客”望望纪大姐，又望望司徒明月，然后笑了笑，用沉缓的声调道，“如何从死者身上找出凶手与区区无涉，要是空墓，区区当场自了，要是有人……”说到这里，话锋突然顿住，又朝司徒明月望了一眼。

司徒明月直觉地感到对方的确邪门。

“怎么样?”霹雳夫人追问。

“我这外甥女人才平平，但武功可是第一流的，她对司徒少侠甚有心意，如果证实柳姑娘确已身亡，司徒少侠必须答应娶她。”

纪大姐扫了司徒明月一眼，垂下了头。

司徒明月却是心弦震颤，这算什么条件?

“霹雳夫人”哈哈一笑道，“这条件很新鲜，你这做舅舅的这么关心外甥女的终身大事，选得真好!”

司徒明月的心已沉了下来，“飘萍过客”既然以自了作为相对条件，证明墓里确实有人，万一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一朵红云突然飘降，赫然是“火凤凰”胡莺莺，亮丽的大眼睛在司徒明月身上一绕，再转向纪大姐，然后停在“飘萍过客”的身上，撇了撇嘴，满面不屑的神气。

“真是好舅舅!”

“你该是……胡大小姐?”

“不错!”

“看来胡大小姐对司徒少侠相当有意思?”

“我承认!”胡莺莺是任性惯了的，当着司徒明月，她满不在乎地承认了，随即又接上一句，“司徒大侠一向眼光很高，对普通女子不屑一顾。”言中之意，以纪大姐的材料，根本就配不上司徒明月。

纪大姐眼里飘过一抹异色。

“胡姑娘是高枝上的凤凰，条件当然优厚，不过……天下的事很难说，贬低别人并不一定能抬高自己。”纪大姐立即还以颜色。

“对别人我可以考虑，对你纪大姐我就敢这么说。”

“你会后悔!”

“怎么，想动手?”不离手的皮鞭挥了挥。

“你胡姑娘恐怕还差了些。”

胡莺莺眉毛一挑，上步欺身。

“退下!”轿子里传出霹雳喝声。

胡莺莺“哼!”了一声，咬牙退了开去。

“夫人，区的条件如何?”

“你可以问他本人。”

“飘萍过客”转向司徒明月。

“少侠意下如何?”

“不答应!”司徒明月不假思索地回答。

“对!正合我老太婆的意思!”霹雳夫人补上一句。

“本来就不像话!”胡莺莺也插口。

只有大红默不作声。

“飘萍过客”沉下脸道：“既然条件谈不拢，就不许动这堆土。”

胡莺莺大声道：“你凭什么？”

“飘萍过客”道：“胡大小姐，对长辈说话要有礼貌，你问本过客凭什么，本过客就告诉你，你还不配问。”

胡莺莺的腮帮子鼓了起来，乌溜溜的眼睛瞪大。

司徒明月没开口，他现在心意又起了浮动，既然柳漱玉真的躺在这一坯新土中，当然保持原意不动土为上。

“飘萍过客”偏头道：“大姐，我们走！”

“不许走！”霹雳之声又响。

“不许走？”飘萍过客转头反问。

“对！”

“为什么？”

“你既然出了头就不能一走了之，我老婆子要伸量伸量你，刚才你外甥女打了我老婆子的徒弟还真有能耐。”

“夫人的目的是要探测一下区区的武功路数？”

“随便你怎么样！”

“看样子是非动手不可？”

“一点不错！”

“不怕伤了和气？”

“废话，没什么和气可伤的。”

“夫人是准备用‘霹雳掌’还是‘先天一元指’对付区区？”

他对“霹雳夫人”的武功路数竟然如此熟悉。

司徒明月在心里暗忖，“飘萍过客”还有个姐姐，据金老四形容功力也相当骇人，这一家每一个都可以算得上是武林中罕见的高手，何以默默无闻呢？以“霹雳夫人”的阅历，竟然对对方一无所知，实在令人想不透。

大红已在纪大姐手下吃亏，“霹雳夫人”对付“飘萍过客”结果将是什么？

最令司徒明月感兴趣的是这声如霹雳的一代怪女人到底是什么长相？动手不能死呆在轿子里，非亮相不可，一亮相你便可以见到庐山真面目。

“注意！”随着这一声震耳的暴喝，“嗤！”轿帘不动，但却穿了一个孔，指风破帘而出，撕空之声刺耳。

“飘萍过客”半曲身，双掌急亮。

指风消失于无形，但“飘萍过客”也身躯剧颤，左脚后引半步，整只脚掌陷入土中没及脚踝，目芒随之一黯。

这就是“先天一元指么？”

司徒明月不由暗自惊心，若非“飘萍过客”的阴功正好是这类指功的克星，势非被指风穿身洞体不可。

“再接一掌！”霹雳声中，轿帘翻卷而起。

“飘萍过客”举掌急迎。

“隆！”巨响爆空，有如山崩地陷。

“飘萍过客”连退了两步才稳住身形。

“波！波！”一连串裂帛之声激荡狂卷，像是整个空间已被撕碎，距离较近的纪大姐身躯一阵阵急晃，侧在一边的胡莺莺也几乎站不住脚。

司徒明月冷漠的脸上突然有了表情，是激动，并非由于场面的火爆，而是他看到了“霹雳夫人”的真面目，完完全全出乎他意料之外，这声如炸雷的女怪人，竟是一个眉目如画，风韵极佳的中年妇人，头发还是乌黑的，围珠绕翠，十足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妇人，想象中她应该是个凶暴鬼怪的老

妇，结果却是完全相反。

“人妖”崔花风曾经予以调戏，原来有其来由。

大红上前把卷上轿顶的帘子放下。

人已掩去，司徒明月还在发呆，他联想到“四绝夫人”。

纪大姐一脸惊怔，可能她也是头一次见识到。

“夫人，适可而止吧？”飘萍过客吐了口长气。

“你的阴功近于‘阴符姤女’的路数。”

“霹雳夫人”终于点出了“飘萍过客”的武功路数，“阴符姤女”也是四大怪之一，但传闻早已遁入空门，“飘萍过客”会与她有渊源？

“夫人认为如此？”

“我老婆子只说近于。”自称老婆子，连边都挨不上，否则天底下尽是老婆子了。

“天下武功不出阳刚阴柔的范围，总有近似之处。”

“少跟我老婆子斗嘴皮，你可以走了！”

“掘墓的事怎么说？”

“这是我老婆子的事。”

“夫人，区区并未放弃原先所提出原则，条件谈不成，就不能动坟墓上的一粒沙。”说着，扫了司徒明月一眼。

司徒明月原本就反对翻尸动骨，虽然一度想改变主意，但在判断确实不是空墓之后，心意又改变了，这意向只须对“霹雳夫人”表示就行，所以他还是保持缄默。

“我说你可以走了！”

“夫人还没给区区明确的答复。”

胡莺莺大声道：“你阁下凭什么干预我们的行动？”